

# 姜紹謨策反多奇謀

## 文溪高等小學同學

姜紹謨和戴先生都是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年出生的，又都是江山文溪高等小學的學生。民國二年他們十七歲，這一年春季，姜紹謨入文溪高小，爲一年級新生，而戴先生已經是畢業班的的老大哥，比他高了三年級。

戴先生在文溪高小的名字叫戴徵蘭，進黃埔軍校時，才改爲戴笠字雨農。戴先生的天資特別高，很會寫文章，是文溪高小的高材生，每一次考試，都是名列第一。他經過兩任校長，楊文洵和周邦英都很器重他，認爲他有出息，很有前途。不過，戴先生有點像漢高祖和韓信少年時代的作風，非常慷慨，不拘小節，好交朋友，好打抱不平，他常常邀請同學們出遊，逛廟會，不論一塊兒有多少同學，吃了東西，總是由他請客會帳。事實上，他又沒有太多的錢，花費多了，祇好欠帳，帳越欠越多，多得非常可觀。俗話說：「虱多不咬，債多不愁。」他的債務多到不愁的境地，所謂多也不過幾十元而已。

文溪高小中比戴先生年紀大、力氣大的同學很多，可是那些人多少有點怕他，不敢惹他。戴先生具有一種鎮攝別人的威儀，祇要他看你一眼，你就會敬畏他。戴先生有領導羣衆的才能，再加上功課好，考第

一名，自然而然，成了文溪高小的學生領袖。站在做老師的立場來說，像戴先生那樣作風的學生，老師們多少有點頭痛，不會喜歡的，當然被看做壞學生。就連很器重他的周邦英校長也不例外。

姜紹謨的個性恰和戴先生相反，他是循規蹈矩，文質彬彬，在老師心目中，他是最標準的好學生。說也奇怪，這兩位個性極不相同的少年，情感很好，非常合得來。老師們對他們兩人交往的親密，倒有些迷惑不解，生怕姜紹謨跟戴徵蘭學壞。舉一個例子：有一天戴先生帶領姜紹謨等幾個同學走進十八曲街的一家人家，被周校長看見，在朝會訓話時，說：「好學生跟壞學生亂跑，終久會學壞的。」雖然，沒有指出名姓，他們幾個人心裏有數，知道是講那一個人。其實，他們去十八曲街，是知道那家人家剛從鄉間帶回許多玉米棒子，他們是去買玉米棒子的。天下事往往被成見和錯覺鑄成大錯，周校長親眼看見的事情，還會錯嗎？他以為他們跑到人家裏，一定不幹好事，實際上，他看到的祇是皮毛，不是實情，再加上成見作祟，才會作了一個非常錯誤的結論。

有些同學對戴先生好請客、好花錢、好欠帳、好管閒事、好打抱不平，很不以為然。但是，這些人膽小如鼠，看見戴先生却又怕他三分，當面總是恭維他，背後儘量說他的壞話。民國二年冬天，戴先生文溪高小畢業。他很講儀表，既是第一名，參加畢業典禮，就應當穿戴得整齊一些。那時時新吊襪帶，姜紹謨剛好有一付，畢業典禮以前，戴先生來到他的寢室，把吊襪帶向他借去。

「你怎麼好把吊襪帶借給戴徵蘭呢？你把東西借給他，好像肉包子打狗，有去無還。」戴先生借走吊

襪帶以後，同寢室的幾位同學向姜紹謨這樣說。

「一付吊襪帶值不了幾文錢，他還與不還有甚麼關係呢？」

畢業典禮剛完畢，戴先生就不見了。那幾位同學好像預言家說對事情一般的得意，對姜紹謨說：「我們說得不錯吧！你看戴徵蘭怕人家向他討帳，已經溜得連影子都不見了，你的吊襪帶還不是報銷啦！」

姜紹謨沒有說甚麼，不同他們爭辯。當他把吊襪帶借給戴先生的時候，本來就不打算要他還的。想不到，當他回到寢室的時候，吊襪帶立刻呈現在他的眼前，是甚麼時候戴先生放在他的牀鋪上？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也高興極了，他的朋友並不像那些同學所說的那樣。趕緊拿上吊襪帶，對那幾位同學搖幌了一下，說道：「你們看一看！這是甚麼東西？戴徵蘭並不是祇借不還的人，你們對他的看法完全錯誤，現在應該修正一下吧？」

### 戴姜兩家的交情

民國二年秋天，戴先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文溪高小雖已改爲三年畢業，姜紹謨心想：「我已經十七歲，如果在文溪再呆上兩年，不就十九歲嗎？要等到大學畢業，非三十出頭不可。算了吧！何必一定要在文溪畢業呢？不如也碰碰運氣，考一考中學吧！」那時中學招生，資格限制不嚴，祇要程度够，就會被錄取。讀了文溪一年半的姜紹謨，也在戴先生考入第一中學的同時考入第八中學。民國七年又考入北京

大學預科，十三年北大畢業，已經是二十八歲了。

在這十一年當中，姜紹謨按部就班，讀完中學，讀完大學。戴先生呢？却連第一中學也沒有讀完。他在這漫長的十一年裏，經歷了許多人生的奧秘，嘗盡了許多人生的苦味。他深入社會的各階層，各個角落，了解了社會大眾的實際生活，看穿了社會上的光明一面，也看穿了社會上的黑暗一面。這些知識，這些學問，都不是可以從書本上得到的，大學裏可以學到的。戴先生十一年的顛沛生活，固然在學歷方面，某些學識方面吃了虧，却得到許多非常實用的知識，了解了人生和人性，奠定了他以後的事業基礎。

姜紹謨是北京大學蔡子民先生和蔣夢麟先生所器重的學生，北京大學畢業以後，在北京從事國民黨的祕密工作，曾被段祺瑞執政的北京政府通緝過。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他進行策反浙江省長夏超反正，非常成功。夏超已經接受國民政府任命的國民革命軍十八軍軍長兼浙江省長的職務，姜紹謨也被任命為十八軍的政治部主任。不幸，夏超的部隊戰鬥力不強，被盧香亭擊敗，夏超犧牲，沒有達到預期攻佔上海的目的。可是，因為夏超反正，使孫傳芳內部發生了動搖，降低士氣，間接也增加了北伐軍的力量。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東路軍連克閩浙，又攻下上海。四月間，國民黨清黨，姜紹謨為浙江省黨部改組委員兼代組織部長（代張靜江先生）及浙江省清黨委員。清黨委員會分祕書、情報、審查三處，他一人身兼情報審查兩處主任，挑起浙江省清黨工作的沉重担子。在同一時期，他又兼任省防軍政治部主任和浙江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在新進的青年人物當中，不但江山人無出其右者，就浙江全省來說，也是數一數二

的人物了。

這一年秋天，戴先生隨黃埔第六期騎兵營由廣州開到蘇州，正趕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公下野，騎兵營連伙食都成了問題，許多人離開騎兵營，自謀生活。胡靖安做過黃埔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同第六期的關係很深。蔣公下野到日本以後，他負責聯絡帶兵的同學，隨時報告國內的一切情形，於是戴先生替他收集情報，活動於京滬杭各地。騎兵營學生的階級是陸軍中士，而姜紹謨的官階，武職少將，文職簡任。這兩位文溪同學的社會地位，如此懸殊，可是，並不影響他們的友誼。戴先生有個姪女，清黨時被清黨委員會關起來。爲營救他的姪女，不得不到杭州找他的文溪老同學。戴先生每次到杭州，多半住在姜紹謨家裏。戴先生抱負很大，有遠大的計劃，他在杭州，介紹姜紹謨和胡宗南見了面，把這兩位很有前途的浙江文武青年拉攏在一起。

戴先生同姜家祖孫三代都有極深厚的交情。姜紹謨的老太爺子謙先生爲人正直不苟，在地方上說話很有力量，戴先生很尊敬他。戴先生到黃埔前，子謙先生曾經照顧過他，所以念念不忘。民國二十八、九年間，戴先生回江山，帶了許多珍貴的禮品和五千元現款，去看望子謙先生。子謙先生收下他的禮物，無論如何不接受現款，戴先生硬給他留下。等到戴先生走後，他把現款給戴先生送回保安。戴先生第二次再派人送去，子謙先生不好再退還，祇好收下。姜家住在峽口鎮，距戴先生家保安鄉二十五里。從保安到江山，必須經過峽口，剛好保安到峽口之間有一段道路被山洪冲壞，子謙先生就用戴先生送他的五千元把這段

路修好，逢人宣稱：修路的錢是戴先生拿出來的。在鄉間修橋補路，是頂大的善事。因此，這一條路附近的老百姓對於戴先生造福桑梓，人人稱讚，個個感激。子謙先生的磊落作風，愛護晚輩，替戴先生佈恩的措施，真是異於尋常，可說是人生一大韻事，值得大書特書。

戴先生對於姜紹謨的子女也非常愛護，姜紹謨的長公子文錦告訴我：「我七、八歲的時候，戴伯伯來杭州，總是住在我家，他頂喜歡我，腳踏車又騎得頂帥，每天騎上腳踏車，帶上我逛街兜風，至今回想起來，餘味猶存。民國二十九年，我在中央軍校畢業，戴伯伯高興極了，他雖日理萬機，忙得不可開交，但是，特意把我從成都接到重慶，讓我在他的曾家岩公館，同他住了一個星期，才把我送到西安交給胡宗南伯伯關照我，教我練習帶兵，顧慮得非常周到。」

### 參加軍統局的工作

戴先生常常說：「我們的工作祇有犧牲，沒有官做。」的確，戴先生領導的工作機構是革命團體，不是衙門；戴先生領導的工作，祇有責任，沒有名義，連他自己一直到接收了南昌行營調查科的工作，對外才有了一個上校科長的官銜，但是，許多有地位、有辦法的人，寧願犧牲了現成的官兒不做，而要參加軍統局的工作，做一個無名英雄，姜紹謨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姜紹謨和范漢傑是很好的朋友，民國二十七年，他們兩位都在武漢，姜紹謨任軍訓部主任祕書，范漢

傑任胡宗南的副軍長兼軍委會政治部的廳長。有一天，范漢傑對姜紹謨說：「明天上午十一點鐘請你來我們第一軍辦事處談一談好不好？如果我不在，你就先同胡先生談談。」

「可以！」姜紹謨接受范漢傑的邀請，準時前往，而他又不在此，祇好如約去看胡宗南，原來是有意安排他們兩位見面的。胡宗南邀請姜紹謨到西安，協助他西北方面的工作，並請他介紹幾位朋友一塊兒去，姜紹謨認為西北方面重要，立刻答應了。

過了幾天，戴先生派毛人鳳去邀請姜紹謨吃飯，那時他們都在武漢，可是彼此都不知道。見面後，戴先生說：「宗南告訴我，他同你談過，我才知道你也在武漢。你爲甚麼不留在我這裏工作？宗南已經有祕書長，你去幹甚麼呢？戰爭擴大，我們這邊的工作日益繁重，我比宗南那邊更需要人。雖然我們這裏沒有官做，可是有的是工作做。」

「幫你工作，當然很好，可是，我已答應胡先生去西安！如果留在你這邊，不去他那邊，也應該同胡先生說清楚。」

「這件事由我來處理吧，你不必再去同他講啦！」戴先生這樣作了決定，姜紹謨就從二十七年正式參加了軍統局的工作。在武漢呆了不久，戴先生請他到雲南，佈置雲南和滇越鐵路以及安南河內海防等處的工作，因爲他去雲南，龍雲不會懷疑他。二十八年春天，姜紹謨回到重慶，成立了渝特區，由他擔任區長。這一年秋天汪精衛偽組織成立，戴先生派他到上海，建立敵後工作。

「次烈兄！這一次你到上海，應該找個幹練的人同去，你打算帶那一個人？」戴先生爲姜紹謨錢行的時候，問他。

「帶陳祖康去吧！」

「你怎麼知道陳祖康？爲甚麼要帶他去呢？」

「我在湖南認識了他，他是法國留學生，會說法國話。法國人比英國人好對付，這一次到上海，我打算住法租界，帶一位會說法國話的人去，不是好些嗎？還有，陳祖康頭腦清楚，不但會寫作，還會打麻將，長處很多。」

「有道理！陳祖康是個人才，你選擇的不錯。」就這樣決定，姜紹謨爲滬二區區長，陳祖康爲區書記。因爲姜紹謨有北大的關係，又在浙江担負過重要的黨政責任，汪精衛偽政府裏面有許多人關係。因此，滬二區的成績特別好，對策反工作，迭出奇謀，勝利後榮獲四等雲麾勳章及勝利勳章。

民國三十一年，戴先生打算保送毛人鳳入軍校高教班，調姜紹謨回重慶，接替毛的職務。他有早起的習慣，回重慶後，住在羅家灣局本部。有一天早上五點多鐘起來，到院子裏散步，看見祕書室的電燈還亮着，走近一看，毛人鳳正坐在辦公室裏，聚精會神地看公事。

「你比我還起得早喲！」姜紹謨走進祕書室，問毛人鳳。

「那裏！我還沒有睡呢。」姜紹謨聽了一驚，心想：「要我早起可以，要我一夜不睡覺，我却沒有這



北伐抗戰迭建殊勛的立法委員姜紹謨先生。



種本領。」

「你還是不要放走人鳳吧！我幹不來他的那份工作。」當天午飯時，姜紹謨看見戴先生這樣說。

「爲甚麼？」戴先生很奇怪，問他。

他就把清早看見的事情報告戴先生，他說：「我平日生活有規律，早晨可以起得早，晚上至遲到十二點不能不睡。軍統局主任祕書的担子沉重，我的身體不行。」戴先生一想，的確如此，改派他担任渝特區區長兼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並派局本部主任祕書及各處處長均兼任委員。

毛人鳳有一次在總理紀念週說：「我們都是戴先生的部下，有的還是他的學生，祇有姜紹謨先生是他的朋友。……」戴先生生前也對王孔安和邱開基兩位說過，姜紹謨是他的朋友，足見沒當作部屬看待。純屬部下也好，純屬朋友也好。姜紹謨在軍統局，或許就吃了這種「既不純屬部下，又不純屬朋友」的虧。